

世界一週

(續)

孫 衛

遊 記

海水築成的阿姆斯特丹

起落繁忙的飛機場使飛機誤了點，電視機上一再更改起飛的時間，使我們在哥平哈根的機場枯候了二小時，直到下午七點四十五分才離哥平哈根，起飛二小時又十分以後，我們終於到達了下一站，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有一位荷蘭的友人在飛機場等候我們，阿姆斯特丹得名於阿姆斯特爾河，有些人在河上築壩而居，到十三世紀便逐漸變成了荷蘭最大的城市。

現在正是旅行的季節，阿姆斯特丹尤其擁擠，找旅舍簡直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只能在城中心一條狹仄而古老的街上找到一家簡陋古舊的旅舍，名叫富羅斯克，而且只能三個人擠在一個沒有衛生設備和浴室的房間裡，三張單人鐵床平排的放着。

雖然擁擠，這旅舍所給我們的印象却富於歷史性和地方色彩。與一般國際性的摩登旅舍又自不同。狹仄的過道，狹仄的樓梯，像亭子間一樣的房间。和生鐵製成的粗重的房門鑰匙。這是一個平民化的旅舍，住滿了結伴來自英、法等國旅行的二十餘歲的小姑娘們，她們大概都是有獨立能力的職業婦女，三五成群興高采烈的走進走出。

災變，損失了他的一部份。自從荷蘭失去印尼以後，荷蘭人便變得急躁而不快活，這可以從我們所接觸的荷蘭人的口氣中聽出來，他們不像丹麥人那樣安心而愉快。

在我們留在阿姆斯特丹短短的一日內，我們那位荷蘭友人所談論到的政治問題要比任何其他事情多得多。他煩憂於共產勢力的日益猖獗，北歐國家的首當其衝，睡無寧席。他計劃着把子弟送到美國去讀書，認為只有美國才是安全的樂土，當我們說出我們的看法，認為共產黨的作風是完全違反了人類的天性，他們的短暫時間的猖獗，是由於把握了落後民族因窮困低能而產生的自私與嫉妒的意念，以及若干大國為政者希求苟安的短淺而薄弱的眼光所致，是絕不能長久的。他似乎獲得一些安慰與鼓舞。

從歷史來看，荷蘭本是為異族征服的國家，有好幾百年總是臣事強國，直到十六世紀後半葉，才由無言的威廉建立成獨立的王國。其後再受到法國的管制，到一八一三年才又獲得獨立，由威廉一世踏登王座，經過四傳而到現在的荷蘭女王裘利安娜。第二次大戰的時候，荷蘭又痛受納粹的蹂躪。創痕猶新，也許便是因此，使我們這位荷蘭友人感到荷蘭的無險可守，終難自保。

而東西國家間生產能力的懸殊，民族性的不同，知識水準的差異却是我們這位老實勤懇的荷蘭友人所漠然無知的。他只知道共產國家擁有極大的人口，因

雖然平民化，在我看來，早餐却是很豐富的，而且又和丹麥不同，荷蘭的牛奶好像比丹麥的更濃更香。大盤的大塊的火腿、乾酪，大盤的麵包令人聯想起豐富的農家生活。

自然，荷蘭並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國家。世界第二個最大的石油公司便是荷蘭人所創辦，現在仍由荷蘭人所主持的殼牌汽油，這個企業擁有廿五萬員工，油井分佈於十七個國家，四十七所煉油廠，以及世界最大的油輪船隊，附屬事業遍及於全世界各地，在鹿特丹的海濱建有占地一千一百英畝，價值六億美金的煉油廠及化學廠，一年處理一千二百萬噸原油，製造六百種不同的產品，成為歐洲最大的工廠之一。飛利浦燈泡也是全世界知名的，也是一個荷蘭工程師和他的兄弟所創造，而成為荷蘭最大的企業之一，至於荷蘭人與海水爭地的本領，更為全世界所熟知。荷蘭是一個低地，他們沿着湖挖掘運河，把掘出來的土築成壩，再用風車把湖水車乾，水從運河流入海，湖底便變成最好的牧場。直到現在仍不斷的有新的海堤新的土地在產生。滄海變為桑田這句話在荷蘭應用起來應當改為滄海變成樂土。

可是荷蘭人像一個勤儉幹練的人却遇上了意外的

此，擁有幾乎不可侮的勢力，但他不知道這個龐然大物，只是一個陰影而非實物，只是一個空殼而並無內容，只是一個大包袱而很少生益。這個得力於共產國家的虛聲恫嚇，却由於西方國家對東方事物沒有澈底的瞭解和客觀的認識，而東方民族也是諱疾忌醫，粉飾門面，過份強烈的國家觀念和民族自尊，演變成一種沾沾自喜的虛榮心，却不肯認真檢討一下自身的諸般病症。一方面浪費了不應敵視的工業國家的同情與援助，另一方面乃遭致了不可與伍的歹徒共匪的乘機欺騙與襲擊。

這位荷蘭人的觀念，也正代表了大多數歐洲工業國家朝野的錯覺。假如以荷蘭這若干世紀以來，爭取獨立，外禦強鄰，以及和海水爭勝，向海外發展的精神，來對付共產黨，共黨的魍魎伎倆，早已被吹彈得灰飛煙散的了。

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像被富羅斯克旅舍前狹街兩旁的古老垣牆擋住了視線一樣，沒有機會對這歐洲共通市場六個富庶國家之一的首都多作垂禮。阿姆斯特丹以美麗的運河著名，我們却沒有機緣能在運河邊上瀏覽一下。而代表着荷蘭郊區風景特色的風車，也就更沒有機會觀光了。

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英、美煙草公司的效率很高的一所菸廠，跨海的輪渡，整潔而並不太寬廣的道路，荷蘭獨特式樣的赭磚白縫長窗粉漆的整齊樓房，以及在海邊一座新建的摩天樓頂的新式擁擠的飯店和飯店

裡可嚐到的鮮魚和舍利酒，舍利酒是進口的，魚却是荷蘭港灣裡的產物。

荷蘭雖然不出產葡萄酒，因為荷蘭的葡萄必須種植在玻璃暖房裡，但荷蘭的晶酒却像法國的白蘭地，蘇格蘭的威士忌，牙買加的甘蔗燒酒一樣，行銷於全世界，而且配成了最有錢的社會中最流行的鷄尾酒。這個古老的工業集中於鹿特丹附近的海港，自然，我們是沒有時間去參觀的了。由於爪哇出產雪茄菸葉，荷蘭的雪茄也很出名，而阿摩特丹更有着歐洲最古老也是最大的菸葉市場。交易的地方也像我們所住的旅舍一樣，在一條狹街上。

下午四點四十分，我們搭乘快車離阿姆斯特丹赴北京不魯捨爾。有兩位華僑，嚴、鄭二君送我們到車站，殷殷言別並送了很多香菸給我們上車解悶。阿姆斯特丹的車站很大，但建築並不顯得雄偉，也沒有任何特色足以給人深刻的印象。

我們在火車上吃了一餐簡單而樸實的晚餐，瀏覽了荷蘭的郊野。這個國家沒有高山，只有平曠的田園和樹木。列車經過荷蘭另一大城鹿特丹的郊區，然後越過荷、比國境，經過比國憲兵形式上的巡視，又經過比國的大港安特維伯，然後於晚十時到達北京的北站。

在黑夜中只覺得不魯捨爾的車站很大，建築也很雄渾，但站內的旅客並不擁擠，可能是夜間的緣故吧。汪大使已為我們預訂好靠近大使館一所公寓裡兩個人，即百分之二·五被雇用從事於農業，其他一百萬人都從事的實業。但荷蘭的四百三十二萬五千個勞力者之中，雖也有一百十萬九千人從事於實業，却有十一萬六千人即百分之十被雇用於農業。在另一方面，比利時的三萬二千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中，只有一萬六千平方公里也就是一半是農業土地，但荷蘭的三萬二千五百平方公里之中，却有二萬五千四百公里即三分之二是農業土地。也許是工業化程度的不同，影響了國民收入，也影響了物價。但無論如何，這兩個小小的國家，人口不多，國民收入都很高，是值得欽敬的。

星期天的上午，汪大使孝熙冒着陰雨和微寒而且帶着感冒，領我們去看北京的名勝建築。這番熱情真令人感佩，我們看到大教堂、皇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陣亡戰士紀念碑以及古老的各種同業公會的建築和這些古老建築前廣場上的花鳥市。北京的建築給人以蒼老雄渾偉大之感，與阿姆斯特丹的清新齊整又有着顯著的區別。而且到處是名勝古蹟，到處有彫刻的石像。最特別的是這些石像並不在十字路的中心，而是在路邊或轉角處。

城內有許多街道並不寬廣，但行人擁擠，看得出很是殷實，街道都不是洋灰或柏油鋪成的，仍是古老的方石路，在花鳥市的廣場上看四面都是古老的同業公會的高樓，平排並列，各公會的建築各有其裝飾的方式。廣場上擺滿了一行一行的鳥籠兔籠，五彩繽紛

很大的房間。中年的房東太太是個胖胖頤長而祥和的人。房東太太的先生，據後來他告訴我，當年青是一位很好的足球選手，看起來健康而結實。自出國以來總是住在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的旅舍內，現在到了這樣清靜的所在，頗有定居之感，雖然我們仍只在不魯捨爾住了兩夜。

大氣磅礴的不魯捨爾

經過一夜安眠，星期六的早晨，我們謁見了汪大使，然後訪問了歐洲最先替我們推銷菸葉的代理商。北京的民風似乎很淳厚，我們所接觸的這少數比國人士都很和善。

下午，我們接洽好赴倫敦的飛機，然後在不魯捨爾熱鬧的市區觀光了半天。並買了一些文具和水果。我們本來的意思是買點紀念品，但是比國物價似較西德高出一半到一倍，這倒有點出乎我們的意外。

比利時是個工業化的國家，煤鐵的礦產也在歐洲佔着重要的地位。一九五九年比利時有九百七十餘萬人口，全國的收入達五百五十九億法郎，平均每國民的所得，相當於一千二百三十三美金。和它接壤的盟邦荷蘭比較起來，荷蘭有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人口，同年全年的收入是三百八十八億荷盾，平均每人的收入約少於比利時的四分之一，即九百美金。

在比利時三百六十二萬的勞力者之中，有一百零七萬人是賺取新津工資的，但其中只有二萬六千八百的小鳥，各種品種和毛式的鷄兔，吸引了不少的遊人，也勾引起了我們的童心。

在郊區就不同了，寬廣的汽車道，茂密的樹林。我們參觀了去年世界展覽會的舊址，美、俄兩國展覽會相互對峙，正好看出光明自由與陰謀黑暗的勢力是如何的不易區分。也看到比國原子構造型式的會館，四個球型的建築孤懸高空。

回程中，我們路過比王的御園和御弟的別宮，在路邊有一座古老的中國廟堂式的建築，那是五十餘年前，我國前清時參加巴黎展覽會的真正中國建築，給當時的比王看中了，展覽會後整個的移建在北京的御園內。現在關為中國磁器的博物館，陳列滿了搜集中國的歷代名磁，供人參觀。

這個建築的價值，相信不會低於我們剛剛所看到的美、俄二國去年所建的展覽會館，其永久性則遠過之。但這只能代表一種歷史，一種回憶而已，却不是最近代，而能代表我們這一代的。就像在丹麥所看到的戲臺和德國離宮的磁瓶一樣，我們慨歎於中國古代文化在歐洲所受到的尊敬，而慚愧於我們這一代的比不上歐洲人繼續不斷發揚光大其舊有文化和優點的能力。

比利時不但是個工業發達的國家，手工業也極出名。在街上有幾個窗窗裏，我們看到比利時聞名的挑花刺繡品，作為桌布、窗簾、及室內各處的飾物，這種挑花的織物價格標價很貴，因為都是手工製成的，

其實這些織物過去在山東及汕頭也出口很多，假如臺灣能提倡，而且有優美的圖案設計及認真精細，標準劃一的做工，可能在歐美有很好的銷路，數年以後，比利時的女工也許就不能獨佔歐洲的市場了。

汪大使孝熙是一位健談而知識豐富的人，從歐洲的局勢到比京的一草一木，他都瞭如指掌，歷歷如數家珍。他是一位老外交家，而且是外交世家。最有趣味的是我們這位駐比大使便出生在比國大使館裏，因為當年的公使，便是他的尊人。

我們的大使館是位於一條寬廣而清靜的街道的一端，站在街頭，可以看到附近茂密的林木亭園，大使館房屋的前面，正盛開着藍色的繡球花，那一叢叢大的花球在陰雨薄寒中更顯得美麗，比京的夏天是那樣陰濕，繡球花正適於配合這樣的氣候，它顯得莊重而有生意却並沒有姹紫嫣紅的浮俗。

汪大使對於葡萄酒也知道得很多，葡萄酒在歐洲，本便代表着歷史和文化，知識和修養。有知識和修養的人，有經濟力量的人，才知道怎樣享受美酒的滋味。地中海國家也都競以生產美酒自豪。大使館裏有一個小小的酒窖。所謂酒窖，便是儲有一些美酒，這是經過汪大使幾年來辛苦的積聚，這些酒並不是爲了大使個人的享受，而是要讓比國以及歐洲的人士知道來自東方國家的人也知道歐洲飲酒的禮節。也就像歐洲喜愛中國的宮殿，收集中國的古磁一樣，表示對於一國文化的敬重和瞭解。

比京也以飲食自豪，他們自以爲比國的烹調並不輸於名滿天下的巴黎，海鮮和鷄鴨，烹製的方法都有獨到之處。可惜，除了嘗試了房東太太親自下廚的一餐家常晚餐以外（那味道却很可口），我們却無緣證實，因爲，雖在萬里之外，我們也願意光顧我們自己的菜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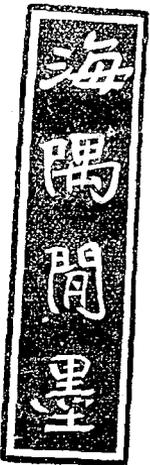
在離開不魯捨爾一天的中午，大使已事先安排好了領我們去一位華僑魏夫人所主持的一家新雅菜館並帶去了兩瓶最好的法國葡萄酒。那樣很少幾碟而極精緻的菜餚，即使是在臺北也是不常能够享受到的，何況還有那樣的好酒，那樣好像已經回到臺北一樣的情，我們僅僅四個人，便把兩瓶酒喝盡了。

在飛機場上，辭別了大使，飛機却又未能準時起飛。這次是爲了一個歷史性的重大的理由，偏偏却給我們碰上了，比國剛果發生了變亂。一隊一隊的比國軍隊匆匆的空運到非洲去增防，再把非洲的比國難民接運回來。看樣子比利時又遭遇到他們那邦荷蘭一樣的命運，要失却海外富庶的藩土。我們一直在機場多候了三個半小時，才於晚間九時四十分抵達英京倫敦。

滙款請交

台北市郵局劃撥儲金
一二九四六號

文詩



旅台唱和集(五二)

△辛丑中秋坐月

葉在銓

坐待嬋娟出廣寒，
成三對影還宜醉，
已覺孤懸憐遠適！
但期明歲中秋月，

渾忘涼夜五更殘！
垂老勞形只自歎！
莫教南渡誤偏安！
好向故鄉着意看！

△次韻「中秋坐月」

張坦

節屆中秋覺嫩寒！
東來避亂無他計，
身似浮雲羈海外，
夜深小院焚香坐，

滿池荷葉盡凋殘！
北望難歸實可歎！
心隨明月到長安，
銀漢淒清不忍看！

△次韻「中秋坐月」

陳海濤

松柏後凋耐歲寒，
行仁到處人歸附，
刻苦圖強宜奮發，
今宵明月中天朗，

九州鼎沸現灰殘！
逞暴從來聚怨歎！
敗名自誤是懷安，
獨坐蕭齋仔細看！

△辛丑八月初三日颱風波密拉

過境寒舍遽遭水害承蒙親友

存注賦此以誌不忘

葉在銓

無情風雨鎖相侵，
一片汪洋看泛濫，
飛災倉猝憐寒士！
此日偏無漁竭澤，

助虐洪流復繼臨，
萬家廬舍載浮沉！
施惠殷勤感古岑！
我來踏浪作龍吟！

△次韻「颱風過境遭過水害」

張坦

桂子飄香秋氣侵，
萬千廬舍隨風倒，
避難倉皇學小艇，
羨君聚與今猶苦，

狂飈挾雨忽來臨，
多少人民落水沉！
待援顛沛困高岑！
浩規當前不廢吟！

△次韻「颱風過境」

陳海濤

聞道君家被水侵，
序迎佳節秋將半，
凹處田廬成澤國，
天涯落拓同情感，

雨師風伯猝光臨，
倒瀉銀河夜已沉；
隔江雲樹露巒岑，
藉慰良朋寄短吟！